

“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，萧条枝影，月牙照人眼……”一首《东北民谣》，又将我带回了故乡的冬天。

转眼，立冬已然过去，越是临近年关之际，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是浓厚。窗外的凛冽中已初蕴春意，而家乡现在却依旧是大雪漫天。

哈尔滨的冬天总是漫长的，我常常怀念它的味道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北京的味道是几十甚至上百年的老胡同一砖一瓦的飘香；西安的味道是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的那一碗面；成都的味道是极致的辛辣与酷爽……而在外游学了这么久，他乡的日子让我真正意识到，原来，冷也是有味道的。那是一种清甜又沁人心脾的味道，每每闻到，你就知道，这是冷，是冬天，是家。有故乡的人总是幸福的。

作为一个常年都可以见到冰雪的人，我是极喜欢下雪的，但其实也不仅仅是喜欢雪，而是因为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还有几个月就是新年了。来到外地，见到了各个省份的朋友们，当问起家乡习俗时，总少不了询问其过年的习惯。几经对比，才发现，原来并不是所有地方过年时都如家乡这般隆重。也许伴有温度的原因吧，东北过年时总是极热闹的。除夕夜

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做归纳总结的人，也没有什么仪式感。每到年末，我最多会感叹一句，一年又结束了，然后继续干手头的事情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潮起潮落，如人生的起伏。或许有天拍起一层特别大的浪，但是现在回头看这一年，平静得像退完潮的海。我应该是赤着脚，拿着小筐，准备捡起滩涂上鱼虾小贝的赶海人。

这一年发生太多事情，同往常的每一年一样。我遇到许多人，告别或者相识，与他们发生许多事情，好或坏，开心或者悲伤。有些人珍贵得像偶然遇到的一块很漂亮的贝壳，我只想赶快刷干净，把它身上的淤泥洗去，还原它原本美好的样子，放进口袋带回家珍藏起来。有些人呢，像一块礁石，在海里不小心撞到的话，很疼，还会被划伤。所以我趁退潮时好好看看它的样子，可能会发现有牡蛎、藤壶寄居在它身上。原来它是个辛苦的礁石。不过，等再次涨了潮，它重新归于大海，我就与它告别了。期待下次落潮时，海浪可以冲刷走不属于它的东西，让它活得更轻松一点。

我坐在我的海边

□ 外语学院 樊缙霖

的早上，女士们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准备年夜饭，男士们呢，有出去采买的、有打扫卫生的，还有帮忙打下手的。我和堂姐总是可以睡到日上三竿，起来的时候，仿佛能看到烟火气弥漫在整个家中。到了下午两三点，我们开始吃年夜饭了，有时也会有一些远房表亲来家中做客，这顿饭往往能“吃”到七八点钟，然后简单收拾一下，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，其实从头到尾认真看的人并不多，但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，在节目的背景音乐下，推杯换盏，聊聊家常，说说笑笑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吃饺子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，放一挂炮竹，相互拜年收红包，其乐融融，这就算是过了年。正因为如此隆重的仪式感，新年在每一个东北人的眼中是最重要的存在。

对于哈尔滨来说，今年是独特的一年，几场暴雪下过，寒冬也就早早地到来了。也许这也是今年的“冰雪大世界”办得格外盛大的原因吧。我是无比希望哈尔滨能够真正被很多人所喜欢的，它虽冰冷却处处饱含着温暖，热烈的风土人情，独特的俄式建筑，美味的东北佳肴……我是多么想带更多的外地朋友去看看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，领略冰城下的俄罗斯风情；去亚

如果人是贝壳和礁石，那事情就是裹着人们到海滩，又小心翼翼地问有没有人想回去的浪。这些海浪，一层一层地拍着，没有停息。被它拍打过的沙尤其柔软，脚轻轻一踩就完全陷进去了，像在海里扎了根的作物，很有意思。但要是一不小心，没扎牢，准得一头栽进海里。那时就得看自己有没有本事安然无恙地站起来了，要是幸运的话，已经有人眼疾手快把你扶住了。

值得感恩的是，今年我是如此幸运。那天与她道别之后，她发了一个截图给我，上面写着，“成长如抽筋剥骨般痛苦，好在止痛药很多，比如音乐、风景、爱你的人。一起加油吧小大人”。我确实觉得这话有些严重和悲观，但也实在感叹自己幸运。我与她总在楼道里悄声闲聊、互诉衷肠。两个人坐在军训时发下来的绿色小马扎上对视大笑，又怕自己太吵被投诉，所以默契地同时做出“嘘”的动作。但我们也会愁容满面，一起向命运的这片大海扔石头，希望得到它的回应，可惜没有。不过那时候我们有对方，可能这就是它给的答案。这样看来，大海如此善良，它其实对我很好。

低下头看，筐早已经满了，在不知不觉的时间里慢慢地变重，直到重得叫人拿不起来。

我是一个幸福的赶海人，我坐在我的海边，看大海再次涨潮。

布力滑雪场感受体育竞技的快乐；去冰雪大世界体验冰雪魅力。

哈尔滨的冬天也是美味的。来到郑州，最想念的还是东北的美食。寒冬下的东北菜总是醇香浓郁的，酸酸甜甜的酥脆锅包肉一口回甘；软烂的鹅肉炖上酸菜，开胃又驱寒；东北烧烤也是独有一番味道的。总之，在东北，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美食，帮你度过寒冷的冬季，也让你爱上这座城市，体会它独有的烟火气。

故乡的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想念。我对家乡的怀念如电影般一幕幕播放在脑海，是与家人的一日三餐，与朋友的逛吃出游，与这座城市抹不掉的羁绊。在外，我总牵挂着你，希望你尽快团聚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真正爱上你，理解你，拥抱你。

哈尔滨的冬，清冽宁静，残阳几许，三五好友，围炉久坐，赏那血色寒梅，看那云卷云舒，在月亮升起又落下的时候。

有时候，人走过千里万里，也忘不了味蕾记忆，走不出家乡的魂牵梦绕，割舍不断故乡的柴草，奶奶的火炉，远方的炊烟，邻里平仄的乡音……

年味渐浓，归程千里是团圆

加满的油箱，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各色的年货，这是异地和故乡的双向奔赴，昭告着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南来北往的迁徙，只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。承载着家乡的思念，依托着对亲人的惦念，踏上返乡的路途，夜幕里月光顺着淡棕色的车窗缓缓流淌进来，我抬眼望去，圆圆的月儿正在空中挂着，引着我们去往家的方向。高速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，远远望去的灯带，勾勒出了游子的归家图。山河湖海，脚下的路就是回家的路，路途千里万里，但我们终归故里。即使年俗风尚与时俱进，但故乡和游子的纽带仍旧紧密，绵延着千年的心灵共振。春运，不知道寄托了多少情感，有甜蜜的期待也有艰难的守望。我想，回家的路途固然漫长，但却依旧是我们的心之所向，离家越近，心境越迫切，乡味越浓烈。

千里奔赴，只为岁末的一顿团圆饭

熟悉的风景逐渐映入眼帘的时候，我总能眼尖地发现立在屋头翘首远盼的爷爷，踏入家门，我看见了还在厨房忙碌的奶奶，胸前围着围裙，黑白交杂的头发，还有她那在听见动静后回头的笑颜，随后奶奶会在擦擦手后欢欢喜喜端来茶叶蛋。那股熟悉的香味窜进鼻息，狂跳的心啊，真的会因为家的味道逐渐平息。热烟一缕缕地升起，我轻吹一口茶香，凑近唇齿一口下去，软嫩弹牙的蛋白，香糯营养的蛋黄，在唇齿间不断融合，一口茶汤入口，那温热会顺着口腔流入食道滑进肠胃，一路的疲惫在不知不觉间被洗去，剩下就是慢慢地回味……小时候的年节，爷爷刚拾回的蛋，奶奶藏起来的茶，会变成熟悉的味道在大铁锅里冒着泡，童年的回忆也渐渐涌上心头。

能塞进行李箱的都是家人给的最好的

一边迎接风浪一边拥抱平凡，元宵花灯亮过后，就到了我们离开老家的时候了，游子又得踏上新的征程。每到这时，我们家都会展开一场拉锯战。那天清晨，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早早起来，踏着天光准备离开，但奶奶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，她会在我们蹑手蹑脚走过客厅时发现我们，并从厨房冲出，怀里抱着的还有各种自制的咸菜腊肉，刚摘出来还带着泥土气息的青菜。一缕清风难以握住，淡淡飘雪无法保存，大自然会以她的脚步更替着四季，而奶奶却愿意付出努力和耐心把这些属于四季的味道留下。清洗、腌制、晾晒……一道道工序以时间对抗时间，让短暂脆弱的鲜美得以长留，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看不见的烟火，春耕夏种，秋收冬藏，合适的温度下，顺应四季的变换，酝酿出历久弥新的舌尖盛宴，腊肠的鲜嫩、糍粑的糯香、腐乳的浓烈，都伴随着饱满圆润的米粒，裹挟着一腔香与热，抚平着外乡游子的味蕾，人在异地，胃在故乡。

我相信，每一颗流浪着的心，都会在家乡味里得到属于自己的归宿。

□ 新闻与传播学院 邓雅文



□ 国际教育学院 彭文琼

